



宋代的台州商人

吴世渊 文

台州人爱做生意，古来如此。宋代史料里，留下了诸多台州商人的名字。

比方说，有个叫周文德的台州海商，在中日之间做贸易。北宋端拱元年（988），他在日本九州岛，遇到了苦修的高僧源信。源信将其著作《往生要集》交给周文德，请他带回中国。

周文德回国后，把《往生要集》送到天台山国清寺。淳化元年（990），周文德赴日贸易，给源信寄去了一封信，说《往生要集》在国清寺很受欢迎，并称自己“泰遇衰弊之时，免取衣食之难”，言下之意，生意不好做，希望源信能给予更多关照。这封《奉复源信大德书》，是台州海外贸易史上罕见的海商信件，因此弥足珍贵。

祥符八年（1015），周文德再次赴日，将一只孔雀献给日本三条天皇。又过了11年，也就是天圣四年（1026），源信的弟子寂照乘坐周文德的商船入宋求法。

台州海商之间，大多抱团合伙经营，形成一支大商团，类似于今天的股份贸易公司。除周文德之外，商团中还有陈仁爽、郑仁德、周文裔、周良史等。他们除了做生意，更是两国间的文化使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文德、周文裔、周良史均是宁海人，是当地的海商世家。他们世代相袭，累世经营。

据《东岳周氏宗谱》记载，唐昭宗年间（888—904），周希星自台州治临海迁此定居，成为东岳周氏的始祖。东岳，位于三门湾沿海，今属宁海县一市镇，村口便是旗门港（古称岐门），当地人以牧海为生，有冒险精神者便出海经商。

周文裔生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在宗谱中，名为周述裔。他有一妻裴氏，后又娶一日本女子。其子周良史，生于雍熙三年（986），自小“随父往返，有如随阳之鸟”（《字槐记》）。

周良史不同于一般商人，他希望能获取一些政治资本。天圣四年（1026），周良史将自己的名籍献给日本关白（相当于宰相）藤原赖通，并献上桑丝三百匹，希望能谋求一个爵位。不过，藤原收了名籍，却拒绝授予其爵位，仅赏赐给他砂金三十两。

数年后，周良史出海再未归来，或许在海难中丧生，或许病逝于海外。周文裔卒于故乡，墓在东岳的覆钟山。对海商而言，大海无限瑰丽，又无限凶险。无论魂归故土，还是客死他乡，都是他们需要承受的命运。

周良史的儿子周弁，于嘉祐六年（1061）考中进士，完成了从商人子弟到士人的身份转换。这是宋时的制度突破，要知道，唐代法律禁止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

有宋一朝，是商业的黄金时代。政府对发展工商业充满热情，曾任天台知县的郑至道就说，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尤其是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宋会要》记载，温州、台州、明州、越州是“大商海舶，辐辏之地”，每月的南货商税，动以万计。

为了最大限度地管理海商、收取税款，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密州、泉州、秀州、温州、江阴等8个城市设置市舶司。商人出海，必须到市舶司登记、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否则就属于走私，要受处罚。等贸易归来，商人必须回到原申请公凭的市舶司，交纳船上十分之一的货物作为税收。

台州并无市舶机构，商人们一般北上明州市舶司，“籍其名，岁贡保给引发船”，然后将瓷器、书籍、棉、绢和土特产等商品销往日本、高丽以及南洋诸国。

台州与朝鲜半岛高丽国的贸易也较为频繁。据《高丽史》记载，天圣九年（1031），台州人陈惟志等64人去高丽经商；宝元元年（1038），明州人陈亮与台州人陈维绩等147人到高丽经商，并献土物；皇祐元年（1049），又有台州人徐赞等71人前往高丽。

这些几十上百人的商队，要坐怎样规模的船？《梦梁录》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槽或六槽，每船可载百余人。”因而，台州的商船一般为中等船或钻风船。

说起来，台州也算是古代造船基地之一。北宋时，临海每年造船数量在百艘以上，东湖曾经就是官营造船工场。南宋后期，临海、宁海、黄岩三县纳入征调范围的民船多达6288艘，其中面宽一丈以上的达1006艘，居台州、温州、明州三州征调数之首。

民船多，意味着渔民、商人多。能见姓名于史籍的商人毕竟是少数，更多无名的小商小贩，以鱼干、沙帘为货，驾驶着小舟，从大船底下穿行而过。要向大海讨一口生计，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浮沉与搏浪之中，大约只有海风能抚慰他们的欢喜与哀愁。

参考文献：《天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周琦，《中日文化交流史：两宋时期汉籍东传日本论述稿》/陈晔

《九龙城寨之围城》上映第5天票房破3亿元，台州籍出品人丁凯受访时说：

台前幕后，都是熟悉的香港电影味道

台传媒记者林立 文

说起“银都机构”，很多香港影迷都不陌生。这家公司的名字和LOGO出现在许多经典香港电影开场的银幕上，是港片影迷们的老朋友。

这个“五一”假期正在上映的港产动作大片《九龙城寨之围城》，主要出品方之一就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截至5月5日，《九龙城寨之围城》已取得3.26亿元的票房成绩，记者专访了“银都机构”总经理丁凯先生，对影片取得的成绩他表示非常开心。

丁凯除了是《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出品人，他还是我们的老乡——台州天台人。



丁凯

台州与香港电影的缘分

提起家乡，丁凯说起一桩往事：“我觉得这不仅是天台和香港电影的缘分，同时也是我的故乡和我所在的‘银都机构’的缘分。”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1982年上映的经

典电影《少林寺》，出品方即是“银都机构”。如今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彩蛋”，那就是电影中的少林寺取景地是天台国清寺。

“《少林寺》导演张鑫炎先生在拍摄电影时，将不少场景选在了杭州，比如岳王庙、灵隐寺门前的山洞、西湖‘花港观鱼’等地点。至于少林寺主景，因为已经在杭州拍摄了，自然考虑过取景气度恢宏的灵隐寺，不过最后张导演认为灵隐寺的气质与电影所需不符。张导是宁波人，他打算取道前往家乡天童寺拍摄。这时，在杭州政府机关上班的楼雯文先生对他说，可以去天台国清寺看看，碰巧张导的太太又是台州黄岩人。因缘际会，张导一行人到国清寺看过后，最终选择在此拍摄《少林寺》主景戏份。除了国清寺外，电影中还出现了石梁飞瀑等天台不同的美景。”丁凯说。

在香港“银都机构”工作以来，丁凯很欣慰地看到浙江省近些年来对电影产业的投入和支持。“今年浙江省电影文化传媒代表团来到香港，‘银都机构’和浙江省电影局签了战略合作协议。我觉得更紧密的浙港两地合作，会让浙江的优美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底蕴更多地出现在各类电影作品中，这对于浙江对外传播会有积极作用。”

提起新片《九龙城寨之围城》，丁凯坦言这是香港电影近年来稳扎稳打、同时积极求变的又一大作。

“香港曾经是东方好莱坞，原来的电影年产量高达三四百部，然而近些年来受整体环境影响，年产量下降到只有三四十部。但香港电影人非常团结，一直在寻求更好的发展。其中有一些电影导演选择北上，创作合拍片，像邱礼涛、徐克、陈可辛等导演都拍出了很多优秀的合拍片。还有一部分导演选择到东南亚拍摄。而在香港本土，也有一批青年导演在崛起、成长，他们坚守香

港，讲好香港故事，打磨出很多质量精良的港产本土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就是一部标准的港产电影，讲述了在没有回归之前九龙城寨“三不管”地带的精彩故事，无论台前幕后，都是大家熟悉的香港电影味道。目前我所收到的反馈，都认为这部电影是对形成定势的港产片的一种创新，片子有惊喜，剧情上有惊喜，观众看了会有惊喜。我们相信“五一”档期后，随着口碑发酵，后续形势还会看好！目前取得的这个票房成绩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制作港产片的信心。”丁凯自信地说。

看点十足，绝无仅有

作为“五一档”唯一一部动作犯罪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可谓看点十足。

首先是电影幕后的一众优质主创阵容。

影片由郑保瑞执导，他不仅是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获得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打造动作、犯罪题材电影的高手。此外，为本片进行武打动作设计的是知名动作指导谷垣健治（代表作有《导火线》《怒火·重案》）；美术总监麦国强匠心独运，为再现上世纪80年代香港九龙城寨真实样貌，耗时数月实景搭建曾经的“三不管”地带，高度还原当年风貌，只为给观众带来不同以往、颠覆想象的震撼体验。

再看演员阵容。“江湖大哥”古天乐、洪金宝、任贤齐、黄德斌，以精湛演技将叱咤风云的话事大佬诠释得淋漓尽致，新生代力量林峯、刘俊谦、伍允龙、胡子彤、张文杰惊艳亮相，高燃集结酣爽开打！

《九龙城寨之围城》是典型的香港动作电影类型故事，戏剧冲突拉满，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影片讲述了九龙城寨作为臭

占。

“龙卷风”是一个对打打杀杀感到极度厌倦，进而对破旧、混乱、三不管的九龙城寨也感到绝望的黑老大。他也贡献了全片感情最细腻的一场戏，那就是在密不透风、抬头只能看到一线天的城寨阳台上放风筝。风筝象征着对自由的向往，他外号叫“龙卷风”，但他喜欢的是能吹风筝上天的清风。

而出场戏份极少的陈占，贡献了另一个挺有深意的画面，就是当他不得不和好兄弟“龙卷风”生死对决时，选择给自己系上红布，因为“看不见就下得去手”。

所谓黑道悲歌，就是这种调调。看起来可以只手遮天的黑道大哥，在时代大潮前，都是只能固守一个街道、一片城区的蝼蚁而已。他们所得的，都是用残肢断臂乃至失去性命为代价换来的短暂荣华。

可惜的是除了这两个角色，任贤齐饰演的秋哥、洪金宝饰演的“大老板”，尤其是充当第一反派的王九，都成了脸谱化的角色。在剧情中他们有存在感，但在观众印象中，他们都像是游戏中的反派，为了给陈洛军和他的三个好兄弟打倒而打倒。

文戏是否出色，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对一部动作片至关重要，那就是“打得是否

精彩”。看李小龙的《精武门》《猛龙过江》，我没在意过反派是不是脸谱化。因为李小龙的动作设计，几乎已经到了可以单独叙事的程度，他极有魅力的出拳、踢腿、啸叫，就让我高度兴奋。

再比如甄子丹主演的《叶问》系列，文戏也乏善可陈，但电影中叶问这个角色和他的咏春拳融合得非常好，有魅力、有深度、有宗师风范。

《九龙城寨》因为是改编自热血小说和漫画，动作戏的风格大多时候写实粗暴，个别情况下又很夸张。比如“龙卷风”一拳可以把人打出“飞出去的螺旋桨”的视觉效果，又比如王九的硬气功，夸张到简直像生化人的地步。

对于看过原著漫画的观众，这种设计当然是加分项。而追求功夫片写实的观众，会有一种“以为过的是过山车，但中途变成海盗船”的滋味。

综合来看，《九龙城寨》浓缩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动作片的形式和精神，对复古感、情怀感的追求和呈现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作为香港动作片的老观众，我很清楚这样的电影是拍一部少一部。

出于对这个类型电影的爱，我期待会有下一部完成度更高的作品出现。

这样的动作片，看一部少一部了

林立 文

作为香港动作片老影迷，在影院看《九龙城寨之围城》（以下简称《九龙城寨》）就好像去一趟“动作片”主题乐园。一部《九龙城寨》，让我看到了《功夫》《龙虎门》《古惑仔》乃至更久远的一众邵氏功夫片。

这些电影的主题总结起来，无非是“义薄云天、邪不胜正”，主要内容都是各路功夫高手分为敌我双方从头打到尾。此类电影极少获得电影节给予的最高荣誉，但极有观众缘，或者不妨说，永远不缺男性观众的热爱。

然而动作片也并非面目模糊的一个类型，好看与否，在固定观众群中自有一种评判标准。举例来说，同样是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片，《黄飞鸿》系列和《新少林寺》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动作片。我个人认为，就动作片的纯粹性来说，李连杰在《新少林寺》中饰演的洪熙官比黄飞鸿更极致。

怎么说呢？洪熙官也是义士，但他比黄飞鸿要少很多道德负担，也因此，洪熙官的拳脚兵器更让男性观众血脉偾张。

《九龙城寨》中的陈洛军就近似于洪熙官，他从影片开头打到影片结尾，虽然一开始是为了吃饭、有一张身份证而打，

最后是为了兄弟义气打，但都是“为私人情感”动手。这个人物的情感切入点很小，让观众毫无接纳难度，尤其是男性观众，容易产生“这样的人我可以和他当兄弟”的亲近感。

《九龙城寨》有没有正邪双方呢？严格来说，我觉得没有。

陈洛军是单纯、热血、善良，但他跟的是以老大“龙卷风”为首的管理着九龙城寨的黑帮组织。“龙卷风”的大哥是秋哥，掌管九龙城寨的租金以及其他灰色收益。

“龙卷风”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人性化管理”，对待弱小保持善意，对待恶霸铁手手腕。因此不择手段也要吞并九龙城寨的“大老板”和他那个更暴戾冷血的小弟王九，自然就成了反派。

基于“先来后到”以及“兄弟情义”之类的情感，观众自然会希望“龙卷风”、陈洛军他们以暴抗暴，狠揍反派。可这种“黑吃黑”的剧情，在人物塑造不够有张力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剧情单薄。一旦不爱看打打杀杀，那两小时看起来，真的会感觉“看了个寂寞”。

我觉得整部《九龙城寨》人物形象最丰满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古天乐饰演的“龙卷风”，另一个是郭富城友情出演的陈

在台州市政府大楼后边，有六七棵柏子树。每次经过，我都忍不住想拍几张照片。

柏子树，亦称乌柏树，据说是因乌鸦喜食其子而得名。柏子树叶红了的时候，鲜艳夺目，非常漂亮。当红叶凋谢后，留下一树的乌柏子，远远望去，像一簇簇雪花，又像点点繁星，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那才叫一个美！

看到柏子树，总会想起奶奶当年给我出的谜题：青蓬蓬，蓬蓬青，黄叶落，满天星。谜底就是柏子树。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喜爱柏子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如宋时林逋的“巾子峰头乌柏树，微霜未落已先红”，陆游的“乌柏赤于枫，园林二月中”。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中也写道：“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柏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柏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柏子树这么有亲切感。当我看到我写的一篇博文，还有我家至今保存的一对已有110多年历史的白油桶，我才明白，其实我早就跟柏子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哥写道：“西村村外，零零散散地长着不少乌柏树，大人们称之为‘柏子树’”。爷爷告诉我，柏子油可以做芯油用，佛前灯、长明灯、脚头灯，在灯盏或酱醋碟上注入芯油，斜插上一根从灯芯草里抽取出来的

芯，划根火柴，点着，就成了。没有柏子油的人家，勉强可以用菜油充当芯油，菜油的油烟太大，也不经用，没有柏子油省油、醇香。”

“离嘉庆年间建造的二进老宅大门口约百米的田坎上长着一棵乌柏树，听大人们说，树龄该有几百年，树干黢黑，虫蛀雷劈风摧，鬼斧神工，宛如一架滑滑梯，是我们儿时爬树、登高、追逐的去处……我家养的猫死了，我与妹妹一道，按照习俗，把它收殓于破竹篮，挂到这棵老柏子树的树枝高处。”

我也清楚地记得这棵柏子树，树身弯向一边，那时候身手不太矫健的我也能爬上那棵树。我也清楚地记得，这棵树上，我和哥哥挂过两只猫。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养猫、养狗，猫猫狗狗非我也特别好、特别黏，它们死后我就会非常心疼，像失去亲人一样。按我们老家的习俗，猫死后不能葬在地里，只能挂在高处。

长大后，我偶尔回家乡，有一回发现这棵柏子树不知去向了。哥哥的博文里也提到这事：“东乡（天台县坦头镇、三合镇、洪畴镇的统称）那边兴起一股木珠热，乌柏木质适合铆珠，大量的乌柏树被人买走，制成木珠，或加工成坐垫、门帘、托盘等手工艺品，成了商品，是换取外汇的抢手货。村里和周遭的乌柏树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那棵干歪斜、黢黑的老乌柏树也未幸免，被

斫了，运走了，连树桩、树根都被劈成柴片，烧毁了。每每回村，走到大门口，恍惚之间，那棵老树时不时会幻化在脑海……”

没想到的是，我与乌柏树还有更深的渊源。嫁到夫家后，我才知道他们家祖辈开酒坊、油坊，油坊制作的是白油，生产白油的原料就是乌柏子。一亲戚告诉我，他到坦头镇出差时，听当地人一说，东乡有一大半的乌柏子，我们家是有采摘权的。长辈们回忆，一到制油的季节，我们家油坊里就会有许多帮工。

乌柏树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油料树种，被誉为“油料大王”，它的种子榨油率很高。其实，除了制油，乌柏子的用途非常广泛。乌柏子，还是一种中药名，它具有拔毒消肿、杀虫止痒之功效。我还听一位朋友说，以前临海有些人家的菜板就是用柏子树干做的。

原来，柏子树这么有用呀！难怪我们家从前开的油坊，以乌柏子作为原料，生意兴隆。正是有了酒坊、油坊，我们家才能人才辈出，才能走出像大伯张海门（张金鑑）这样在《台州市志》《台州人物志》都有记载的人。尽管这种乌柏子榨油工艺没有传承下来，但祖辈的勤劳智慧已经成为激励后代子孙奋发向上的宝贵财富。

故乡那棵歪脖子的柏子树，虽然已经不见了，但它永远活在我哥哥的心中，连同故乡的一切，都铭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

| 植有一株

陈洁 文/摄

柏子树

